



Ye cong

叶 聪

我的华乐心路

叶 聪

长期以来，我对华乐在乐器性能、乐曲的配器、乐队音响、乐队演奏者的能力以及它与主流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着许多的疑问。2002年我带着这许多问题走马上任新加坡华乐团，原本准备试几年就“洗手”的，殊不知这一“试”就试了十四年之多，大有欲罢不休之感！

“往事竟堪回首”，以下是对我在新加坡华乐团工作的一些回顾，也正是这十多年来我的华乐心路。

心路之一：曲目拓展

以传统作品与新作品相结合为战略，以南洋与中西结合为特色，

以流行为拓展观众群的捷径。

由于华乐在新加坡长期处于业余与半业余状态，要把华乐从社会边缘带入新加坡的主流，要使新加坡华乐团真正被认为是专业的国家乐团，为所有的新加坡人服务，我们必须作出许多改变。当务之急是“曲目拓展”。当时我抓了几个突破口。

A. 韵采南洋

经调查，我发觉团里除了一些改编曲外，真正有新加坡风格的乐曲很少。在上任后不久，我在新加坡欣赏一个“南洋画派”的画展之后得到了启发。我想：“既然有南洋画派，为何不可以有‘南洋乐派’？”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先邀请本地作曲家改编和创作一些南洋题材的乐曲，我也尝试从数量不多的现有的南洋风的曲子当中寻找，沈文友改编的《舒礼兰》就被拿出来多次演出。

2006年，我感觉到时机已经成熟，故此为华乐团倡办首届“新加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这也是我在确立“南洋乐派”之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这次比赛中，乐团规定参赛作品必须有“南洋特色”。“一石激起千层浪”，共征集了七十多部作品，充实了乐团的曲目库，更凝聚了一群有意创作南洋风格华乐作品的优秀作曲家，成为乐团坚实的后盾。

2011年8月至11月举行的第二届“新加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可以说是我自2006年倡议首届国际华乐作曲大赛后，经过数年的

沉淀和积累后再下一城。我们成功地引起了政府领导的关注和国家总理的亲自捐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第一次！由此，南洋华乐之火逐渐燎原，新加坡各团体争相仿效，华乐的“南洋之旅”进入坦途。

B. 神汇中西

我认为新加坡华乐团的音乐要有新加坡特色，必须体现这个东西方交汇的小红点里中西结合的特点。然而我们不可以把西方的东西拿来生搬硬套，要挑选乐器与风格较有结合点的音乐，才可能在创作上做到真正的东西方融合。我第一想到的就是爵士乐。爵士乐是从民间产生出来的，可以与同样从民间而来的华乐找到平行关系。我邀请了非常有名的布鲁贝克三重奏（Brubeck Trio）两次来新加坡与我们合作。我们也举办了工作坊，让乐队与乐手能够得到爵士乐的即兴训练。我们也举办过中阮与吉他、木管与笛子、东西扬琴、中西弦乐等许多专场。在策划这些音乐会之前，我与乐团同事们经过很多的思考，力图避免经常出现的硬性凑合“拉郎配”的现象，努力寻找音乐上的“结合点”。这里，对东西方音乐的深刻了解与高尚的艺术品位对我们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经过多次实践之后，我们多了年轻观众和其他族群的观众。

C. 走过流行

新加坡华乐团原来缺少流行音乐曲目。刚开始时我尝试找流行歌星合作，实现双赢，不少歌星也觉得跟华乐团合作能提高歌曲的

表现能力。我们邀请了一流的“学院派”作曲家来重新作曲编配。在歌曲中注入“交响性、对位性、色彩性”，使流行歌曲在保持其“大众化”特点的同时，获得厚度、深度与张力。这些流行音乐会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新观众，他们之中不少人也逐渐来听我们其他较传统的华乐节目。流行音乐逐渐成为我们拓展观众的重要途径。

D. 大型制作

我发觉成功的大型制作既提供了凝聚创作与制作团队的平台，也是训练乐队能力的大好时机，更能吸引社会的注意力以帮助筹集资金。十多年来，我们圆满完成了不少跨越型的制作，这些都对华乐团在提高知名度，演奏水平，以及曲目积累方面都起到了传统式正常音乐会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心路之二：乐队训练

各种新曲目对我们乐团在音乐上、技术上及音响上都造成新的挑战。因此训练乐队立刻成为我在新加坡华乐团的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通过训练，提高乐队的演奏能力，改善总体音响则是我的战略与目标。

A. 通过曲目

在常规音乐会中，我通过大量不同类型的曲目来挑战与训练乐团。

B. 通过排练

我认为每次排练都是一次训练，每次排练都有其目的。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华乐团的音响平衡问题。著名作曲家鲍元恺曾经说过，华乐有“尖、扁、杂、散、闹”的弊病，这经常是因为配器与演奏而产生的问题，当然也与乐器构造有关。当年我是带着疑问来新加坡的，看看能否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我的经验，这里的关键是要打开乐队队员的耳朵，我要他们努力去听乐队中其他人的声音，听各种各样的和弦，以找到优良的音色、音准及音响平衡。

C. 通过分部

分声部排练相当重要，这是具有针对性的一种排练，所选取的曲目都是具有目的性的。为了解决管乐的问题，我特别请了罗伟伦写了管乐练声曲，让他们互相聆听，使整个声部都能够靠在一起，以达到音响平衡。弦乐的揉弦和弓法要统一，一个声音雄厚音色统一的拉弦大声部将是把整个乐队“裹”在一起的关键。弹拨乐要以阮族乐器来包容，管乐则往笙靠拢，找到竖起来的声音。如何化“尖、扁、杂、散、闹”为“松、圆、透、柔、润”并富有张力、弹性？这取决于乐队成员的听觉，更对指挥的听觉敏感度及训练乐团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对一个指挥来说，训练华乐团是比训练西洋交响乐队难得多的工作！

心路之三：人才培养

乐器是靠人来演奏的，音乐更是由人来创作的。我在与新加坡华乐团的合作中以人为本，重视人才，特别是本地人才的培育：指挥、作曲、乐队成员三头并进，尽力培养指挥人才、作曲人才、乐队人才。

A. 指挥人才

我认为专业乐团的实习过程是一名华乐指挥成长的必经之路。在我 2002 年就任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后，第二年就为有才华的年轻指挥设立“指挥助理”一职，“指挥助理”这个具有实习性质的职位，主要是协助音乐总监及助理指挥进行乐团排练，并负责指挥小区音乐会及其他演出。这种“实战”的宝贵经验可使初出茅庐的指挥迅速成长，并能够独当一面。

华乐团的“指挥工作坊”为指挥提供短期训练。2006 年 7 月至 2010 年 5 月举行的第一次工作坊，吸引了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年轻指挥参加，后来的工作坊则着重于发掘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指挥人才。我在工作坊期间主要教授学员指挥具有南洋特色的曲目，更邀请乐团行政总监何伟山介绍乐团的行政运作。这些都是我们“指挥工作坊”的特色，更让学员明白到艺术与行政之间的关系。

B. 作曲人才

新加坡华乐团秉持着栽培下一代作曲家的使命。在 2006 年第一届“新加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开始，我们就设立了“新加坡作曲家奖”和“新加坡青年作曲家奖”。

我们也曾经在 2011、2013 与 2016 年举办过三届作曲家工作坊，工作坊设有新作品试奏会、作品分享和专题讲座等。从 2012 年开始，我们设立了“驻团作曲家”一职。我们于 2016 年 7 月举办了第一届作曲家实习计划，以培养本地年轻作曲家为目的，为他们提供平台并创作新作品，其作品也将有机会在华乐团今后的音乐会中演奏。

C. 乐队人才

我们的乐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有本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及欧洲、美国等地的。只要有才华的演奏家，我都欢迎他们报考华乐团，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出于对新加坡新一代年轻乐手的期盼，我们近期设立了乐队实习生，为本地专业的演奏人才提供良好的表演实习平台。

心路之五：未来展望

华乐团未来的十年，将是把“南洋”之根扎得更实更深的十年，将是把乐团演奏质量提升到新的高度的十年，更是把新加坡的华乐之音广为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十年！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中国港澳地区的中乐团、中国内地的民乐团、中国台湾地区的国乐团和新加坡的华乐团四乐界，丝竹之声相闻，相互往来甚少。我希望在今后的十年中，一个互相合作，分享资源，共同成长的“华乐大世界”将会逐渐形成，并开花结果。

我本人则希望在未来的十年里有时间坐下来写本书，作些曲，做一些以前从未有机会做的事。